莊子通

莊子通卷第四　　沈一貫註

駢拇第八　　外篇

外篇者內篇之輔也大旨不出內篇縱而言之時則有矣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

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栅音冊縣音玄疵音尤
㩴去聲行下孟反排音

纍音黃簧鼓惑亂意纍音誄聚無用之語如瓦之
纍繩之結也竄句邪說微隱穿鑿文句也敝人作蹩
音別躄之別跬音屑躄跬分外用力貌譽音予楊
楊朱墨翟跂企同音器兒音符脛音幸斷音短大比
聲無所去憂言憂不待去而自去也意如字

駢拇足大指與第二指相連為一也枝枝指手大指傍枝生一指而六也此皆生而有者故曰出於性然於同有之德為侈矣附贅附生之肉縣疣縣繫之瘤皆稟形以後方有故曰出於形然於本生之性為侈矣侈多也天下之為道術者多方於仁義之行仁義雖出於五藏之情然於道德之正為侈矣是故駢於明者亂色而離朱則以為是多於聰

若亂聲而師曠則以爲是枝於仁者擢德塞性而
曾史則以爲是駢於辯者游誇無用而楊墨則以
爲是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正道也正道者惟不
失性命之情不失性命之情者可合可枝可長可
短鳧脛鶴脛一皆任之而無憂也吾意仁義非性
命之情乎性命之情宜無憂矣而何仁人之憂多
也離朱即離婁黃帝時人師曠字子野晉平公樂
師擢拔也曾曾參史史鰌正正疑當作至正去憂
去字疑有誤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

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夫音符 齕音紇齧斷也 蒿好羔反亂也 饕音滔

且仁人之多憂何異於不仁者哉譬之駢枝者有餘於數固人之所憂而決之齕之不免於啼則不足於數亦人之所憂也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是決齕之類也亦憂也不仁者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是駢枝之類也亦憂也故意仁義其非人之情乎人情則天下安之矣而何三代以下之囂

囂也、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呴音吁 離音麗 纆音墨 索悉各反

所謂人情者、性命也、道德也、人之常然也、待矯揉

造作而成者非常然也何必屬於禮樂呴俞仁義以遊於道德之間哉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

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夫音扶殉松俊反筴策同塞悉代反博之類也惡音烏

以仁義易性與以名利易性者何異此臧穀之譬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奚必仁義之是而貨財之非乎此節之言尤為無理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
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
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
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
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
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
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
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
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
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

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屬音孰夫音扶

惟無所屬之為無無係無着夫是之謂性命之情夫是之謂道德有所屬者皆非也皆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愧道德之不能故棄仁義與棄淫僻之行同而皆不敢為也余嘗謂絕聖棄智絕仁棄義之談始於老而盛於莊蓋自仲尼没支流分竄仁義名字者不可勝數如所謂攦德塞性以收名聲者不必大抵得聖人之用而遺聖人之體蓋以顏氏之學止而不傳之故宜仲尼有喪予之歎

而高談道德者以仁義爲詬也夫殉仁義之有殘生損性固也顧不知尊性命徒不死亦何益天生人之意豈欲人苟偷視息如龜鶴松靈而已哉聖人之道用行舍藏王天下平四海有之不爲加無之不爲損不爲錦衣玉食肥澤不爲藜藿蓬累癯瘠殺生不爲痛得生不爲喜豈復置養生適性之論於胷中哉若此篇者吾不敢護莊子之短而曲爲之解也

馬蹄第九　外篇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

陸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者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齕胡切反樂音洛剔音錫雒音落羈君宜反馽音執皁才老反棧士板反橛其月反筴策同

路寢正寢 伯樂孫陽秦穆公時人燒鐵炙之也剔

翦其毛刻削其蹄絡籠其頭羈謂連枝絆也馽約

前兩脚也皁槽櫪棧編木爲椗安馬脚下以去其

溼所謂馬牀也橛銜也帶皮曰鞭無皮曰筴皆馬

杖也範土曰陶埴黏土也鉤曲也謂世以任自然

者爲不善治以厲鶩爲驥揉曲爲直矯自然者爲

善治過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

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塡

塡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

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

而遊烏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躠為仁踶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塡音田蹊隧音兮遂長丁丈反夫音符惡音烏蹩音別離之別躠音薛踶跂音踶支又音弟企澶漫音但曼

塡塡滿足意顛顛高直貌蹊徑隧道舟航

蹩用力貌踶跂矜恃之容澶漫縱逸之心摘僻曲

拳之行犧樽酒器刻爲牛首以祭宗廟者上銳下

方曰珪半珪曰璋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

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

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

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

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

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

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知去聲下同踄音步縣音玄

靡摩順也踶踏也已止也衡轅前橫木扼馬頸木月題額上當顱形似月者也介獨倪睥睨闉曲鷙曼抵突愚嚳謂彊摶弱衆暴寡智呰愚此有生之常理燕雀鷹鸇必無共巢牛羊虎豹必無同穴而謂至德之世人與鳥獸同族非虛言哉或者見禪伯有降伏龍虎者遂謂龍虎可游物無不可游也不知禪伯能盡龍虎而降伏之耶凡爲禪伯者皆能降且伏耶道有所獨行會有所特遘而非其必

然者也否則其偏至之性與久馴之習而非其素然者也蓋善政袪虎至誠化鱷大孝感鵲積仁馴雉今古耳目往往雖有然長者以爲偶然眞偶然非退托也至於豢龍豢虎解鳥語游鷗羣者咸不必賢知而能則吾所謂偏至之性與久馴之習而非人情物理之大較矣執此而謂上古之世人與禽獸更無別者不知幾萬年理所難信夫禽獸尚不能自相容也而能容人乎人所以免於禽獸之害者聖人功也大易所云穴居野處而教之以宮室也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也罟網以佃漁也耒耜

以耕稼也服牛乘馬以代勞也日中爲市以通有
無也盡聖人安養天下之功蓋民待此而始蕃也
彼異家書載盤古以來幾萬載而至於羲黃若是
則所謂容成大庭之流亦蜘蛛螻蟻之不若耳蜘
蛛能網虫螻蟻能聚糧彼天生天死而不能晝一
奇猶稱至德之君愧矣故自有人類以至於蕃滋
者聖人功也而莊子顧以爲罪何也聖人豈不欲
人之同乎無知而民必不能無知聖人豈不欲使
民同乎無欲而民必不能無欲旣巳有知有欲矣
必不能反之而歸於愚則仁義之說立而法制之

事行至於愈趨愈下愈增愈繁而至於周之末世則勢然而非聖人之心然也烏可以是罪聖人哉謂馬之知而能盜者伯樂罪也然則獮猴之知而盜果也鼠之黠無不盜也蟻之知而僕僕然牽醜而附羶竊餘糧剩甘而藏之垤也蜘蛛之知而結網以睨蝶虫也此又誰之過也竭馬力而至於敗此東野稷之過非伯樂過也竭人情而至於敗此後世之過非聖人過也

胠篋第十　　外篇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

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

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

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

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

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犬之音相

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剌方二十餘里闔四竟之

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

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

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

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

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幷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爲去聲胠音區探平聲扃古營反鐍音厥知去聲嚮音向爲大去聲下同竟音境治平聲殺音弒知去聲處上聲

胠開篋箱囊袋攝收緘結縢繩也扃關鈕也鐍鎖鑰也田成子齊大夫陳恒也陳敬仲七世孫食采于田因哀公十四年陳恒弑簡公割安平至于瑯琊自爲封邑至曾孫太公和遷齊康公於海上自立爲齊侯自敬仲至莊公凡九世知齊政自太公至威王三世爲侯通計十二世莊子宣王時人也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

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

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剖普口反萇音長胣勑紙反舍上聲

桀紂四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之敢
亢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
位而放其毒於天下脣竭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
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
大盜起此自然相生之勢也楚宣王會諸侯魯恭
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將辱之恭公曰我周公之
胤行天子禮樂勲在周室今送酒已失禮方責其
薄無乃太甚乎遂不辭而還宣王怒興兵伐魯梁
惠王常欲伐趙而畏魯會楚魯有事遂圍邯鄲故
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絶

聖非以止盜而盜止彼竊鉤小盜刑罰加焉竊國之盜則享富貴之安而又兼有仁義之名頌功讚德者不絕於前凡先王所制斗斛權衡符璽之屬又皆爲之資世雖有賞罰之典弗得而加則是重利盜跖而使之不可禁皆聖智之法倒太阿而授之柄也蓋成子相齊大施於民常以國量出家量入僞爲仁義以收人心而因竊齊國故莊子有感而云寧獨陳恒古今事若此者多矣嘗疑天道亦瑣屑於小報應而茫昧於其大者當有別論不可一一決之於目前也乃莊子歸罪於仁義迂矣莊

子獨疾橫議者操仁義之名以惑天下而并追過

於聖人仁義何過而坐參夷之誅哉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

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知音智殫音丹攦呂係反倕音垂行下孟反爚音藥

殫盡也擢拔也攦折也倕堯工人周人鑄鼎鏤倕身於鼎使自齧其指以戒後世不當爲大巧也鉗閉也攘却也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

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

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戲義同樂音洛贏音盈知其知字餘音智餌音耳罾笱音曾鉤削音笑格古百反罝罘音嗟浮漸音尖頡戶結反滑乎八反解音蟹好知並去聲墮許規反施始豉反惴音喘耎音軟耳轉反肖音消舍上聲種上聲夫音扶啍音諄

贏裹也小網有柄者曰畢以繩繫矢射曰弋罟音

皆網也笱曲梁也削格即今鹿角馬槍以繩木羅絡而取獸也罝罘、兎網、漸毒、漸漬毒害於物也頡滑頡頏滑稽也不正之語也解垢散亂汙垢也附地之徒曰喘耎飛空之類曰肖翹皆輕小物也種種淳樸役役輕黠啍啍多言也夫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請討田氏不齒於仁義之門久矣十二世有齊國則仁義不用故也莊生更以爲仁義之過謬矣其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益謬天下之不善人多正賴仁義訓化之整齊之而後可更謀去之小人

益無忌憚矣大氐天下之勢由質而文若江河滔滔而下孔孟亦疾之矣況莊老乎捄文莫若以質孔孟亦欲之矣何必莊老乎顧捄之之法制德行議度數辨上下定民志若是巳矣若欲盡棓而去之是憒蚤亂而焚裘若雀鼠而撤廬恨馬之不前斬而投之河者也葢方是時學術淩亂人事變詐紛紜反覆殊不可人意操剖擊之說者不獨莊老之流郎荀卿墨翟之徒往往有之顧不知憤世之論可言不可用其後秦幷天下遂乃收天下兵鑄鐘鐻徙豪傑殺術士焚詩書一法令除異議掃先

王封建井田禮樂之迹略盡雖不盡如莊生言而几莊生言已行十七八矣秦豈不自謂曠然更始直追太上之前反天下之智以為愚可萬世安也而遽以亡滅何哉豈非仁義不施之效乎於是漢皇帝與用陸賈之言以仁義守之賈名為仁義耳尚收其效而況仁義如先生者哉仁義何負於天下乎顧莊生之論人亦時誦之者何也文不若朴繁不若簡捄夸以僿天之道也是故周鼎於倕而嚙其指周廟於金人而緘其口先王之不貴巧也如是是以文帝承周秦之後清淨玄默與民休息

而不遑禮樂之事此正得捄夸之道雖黃虞當如是矣以老子言之所謂不以利器示人者故世謂文帝善用老子信哉人何必絕聖知棄仁義剖斗折衡焚符破璽而可以反太古之舊乎晁說之曰儒者之言無難易斯可行也著爲事業傳之後世苟得吾言者其行與吾均也莊老不然其言甚大聽之使人溺而易悅顧其無爲爲之不治治之之類若爲而行也哉皇道帝德出於尚書中候緯書也嘉祐學者所不道也孔子定書斷自二帝尚復皇之貴哉武陵曰六經無皇道劉道原亦云

在宥第十一　　外篇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以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後有

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治平聲樂音洛邪音耶處上聲行下孟反

在宥存而不擾之謂宥者寬而不急之謂聞古之御天下者存之寬之而已不聞有以治之也所以存之而不擾者人之性本自然擾則有加於性之外而淫之故不爲也所以宥之而不迫者人之德寬以養之而後可急則變業而不可久故不爲也夫性者民之性使民不淫其性治之如性而止矣

非我治之亦非別有治之之道也古之人如此有治天下者否乎哉自堯治之則使天下欣欣然樂樂則不恬有加於性之上矣自桀治之則使天下瘁瘁焉苦苦則不愉有損於性之中矣加之與損不恬之與不愉皆非德也不可久也人大喜則助陽大怒則助陰陰陽偏則不和使人傷形損性而中道天於是天下始矯強詰屈卓詭鷙悍而有奇舉之行人趨於奇故舉天下不足以賞罰而譁焉日以賞罰爲事於是懼斧鉞之誅而又慕軒冕之貴競貨利之謀而又計聲稱之好操兩心以御一

息棄日夜以謀一生與迹共逐日以所寄爲事耳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此治之之過也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卷愴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說音悅相去聲知去聲齊音齋欒卷音

拳脩苟我刪苟耶齊倒皆反

人非徒讙於賞罰而已也而且有多方之眩有聲
有色有仁有義有禮有樂有聖有知皆所以淫亂
其德而相助其欲者天下如安其性命之情此八
者雖有之不爲病天下惟不安其性命之情而日
以此八者爲治則天下乃始臠拳不舒愴囊急遽
而趨於亂不能遺此八皆已爲過矣而又且重之
愛之甚矣天下之惑也重之愛之過而不畱尚謙
其多事也而又且珍之重之非齊戒不敢授受非
跪坐不敢進獻播之於詩歌佾舞而薦之於淸廟

明堂其愛芻狗而惜蘧廬如此吾且奈之何哉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莅音利見音現從音聰炊音吹

君子無樂乎臨莅天下也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者貴愛其身甚於天下而不敢以輕試之謂也夫然後能使天下各安其性命之情而

寄託於天下之上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不動而變寂同祭祀之尸而龍章已顯不言而章默如萬仞之淵而雷聲已赫神順物而自動天隨理而自行從容無爲恬淡虛無無心於萬物之交若游塵浮動於太空升降飄颻惟其所之而無定迹使有罪者自受罰而去物亦不苦我亦不知有功者自膺賞而往物亦不樂我亦不知所謂在之宥之而已如是則天下自治矣又何暇於治之哉累塵也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愼

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彊廉劌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氷其疾俛仰之閒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上時掌反淖昌略反劌音貴縣音玄僨粉問反

崔瞿曰不治天下則人心何由善哉老子曰治人心適所以撓人心也汝慎毋撓人心哉人心甚輕而易動排之則下進之則上上上之卽有殺物之毒下之輒嬰自囚之岩剛彊悍驁有死而不可制以剛遇剛不碎則折以柔遇剛蠲忿爲悅摧英雄之壯志妙舞清歌解彪虎之嚴頽甘辭卑說廉察劌

割雕鏤刻琢、去彼鑛璞、就此釿鍔、熱腸生於順喜、焦火不如冷面、施於違怒、凝冰奚若、逐境隨波、迅兇疾神、纔思維已遍周於諸界、一俛仰即再撫於千旻、夸父不能逐其影、亥章何以追其塵、故居則沉於淵、藏寂莫而無迹、動則縣於天、去寥廓而無垠、兩相馳而難仞、非尋丈之可云、僨發驕騰、若爲控御、故曰六馬可駕而氣難調、奔車可靡而情難制、險人心其若此、夫何法以攖治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

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太山嵁岩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閒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

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接槢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胈音魃　脖音孛　恑音危　施音異　知音智　釿音斤　椎音槌　脊音籍　處上聲　嵁音堪　枕去聲　桁音杭　離音利　跂音企　接音槢音習　枘人銳反　嚆虛交反　知治並去聲

胈白肉也施延也爛漫散亂也脊脊相踐籍也殊斷也桁楊械也離跂用力貌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閒言聖人之迹方爲害物之具而腐儒不知反一無迹方欲以迹治迹何荒亂之能拯哉故聖知乃桁楊之接槢也仁義乃桎梏之鑿枘也曾史乃桀紂之嚆矢也絕之棄之而後天下可治也接槢械

楔也械不楔不牢故桁楊以接槢為管鑿孔也納孔之中者曰枘桔無孔則無用故桎桔以鑿枘為用嚆矢鏃有孔能鳴者聖知為竊國之具仁義為凶暴之資曾史為桀跖之先聲而指嚮也嚆矢即鳴鏑漢匈奴冒頓作鳴鏑所射下無不悉射者

黃帝立為天子

此章蘇長公解佳今全錄之

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

生爲之柰何

道固有是也然自是爲之則殆不成

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

得道者不問問道者未得也得道者無物無我未得者固將先我而後物夫苟得道則我有餘而物自足豈固先之耶今乃舍己而問物惡其不情也故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言其情在於欲已長生而外託於養民人遂羣生也夫長生不死豈非物之實而所謂養民人遂

羣生者豈非道之餘乎

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治平聲

天作時雨山川出雲雲行雨施而山川不以爲勞者以其不得已而後雨非雨之也春夏發生秋冬黃落而草木不以爲病者以其不得已而後落非落之也今雲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雖天地之精不能供此有心之耗故荒亡之符先見於日月以一身占之則耳目先病矣

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眞人之語佞人猶穀之與稗也所種者穀雖瘠土惰農不生稗也所種者稗雖美田疾耕不生穀也今欲學道而問已惰佞偽之種道何從生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閒音閑復扶又反首去

棄世獨居則先物後已之心無所復施故其問如此

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語去聲

廣成子至此始以道語黃帝乎曰否人如黃帝而不足以語道則天下無足語者矣吾觀廣成子之拒黃帝也其語至道已悉矣是以閒居三月而復往見則蹷然爲之變其受道豈始於此乎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窈窈冥冥者其狀如登高望遠察千里之毫末如臨深俯幽玩萬仞之藏寶也昏昏默默者其狀如枯木死灰無可生可然之道也曰道止此乎曰此窈冥昏默之狀而致道之方也如指以爲道則夫窈冥昏默者可得謂之道乎人能棄世獨居體窈

冥昏默之狀以入於精極之淵未有不得道者也學道者患其散且僞也故窈窈冥冥者所以致一也昏昏默默者所以全眞也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淸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愼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知去聲

自此以上皆眞實語廣成子提耳畫一以教人者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則無爲也心無所知則無思也必靜必淸無勞汝形無搖汝精則無慾也三者具而形神一形神一而長生矣內不愼外不閉二

若不去而形神離矣或曰廣成子之於道若是數數歟曰栽之不爲稗在種時一粒耳何數數之有然力耕斂耘不可廢也

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爲去聲

窈冥昏默長生之本長生之本既立則必有堅凝之者二者如日月水火之用所以脩鍊變化堅氣而凝物者也蓋必有方矣然皆必致其極不極不化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廣成子以窈冥昏默立長生之本以無思無爲無慾去長生之害又以至陰至陽堅凝之吾事足於此矣天地有官自爲我治之陰陽有藏自爲我蓄之爲之在我成之在彼

愼守汝身物將自壯

言長生可必也物豈有稱而不壯者哉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十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黄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

物本無終極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物未嘗有死故長生者物之固然非我獨能我能守一而處

和故不見其分成與毀爾

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

皇者其精也王者其粗也

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

生者明死者幽幽者不知明明者不知幽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游無極之野

蓋將有示化去世形解入土之意也歟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緍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緍音民遠去聲

南榮趎挾三人以見老子老子訶之則矍然自失人我皆喪夫挾人以往固非也人我皆喪亦非也故學道者能盡死其人而獨存其我者寡矣可見可言可取可去者皆人也非我也不可見不可言不可取不可去者是眞我也近是則智遠是則愚得是則得道矣故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者此之謂也古今語異吾不知緍之所謂也以文意求之其猶曰明也歟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
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贄然立曰叟何人邪叟
何爲此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
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
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
以育羣生爲之奈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
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
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
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
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

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

[illegible]起躍而行拊音甫髀音婢倘又掌反惝音[illegible]羅放音做意音噫下同處上聲[illegible]音矣涬溟音倖茗渾音昏上沌音豚上

扶搖之枝者神木生東海上拊拍也雀躍跳躍如雀倘然驚鳧貌贄不動貌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天呼鴻蒙鞅掌衆多也無妄眞也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解離鳥獸之羣駭而夜鳴也昆蟲向陽啓蟄也意讀爲噫下並同僊僊輕舉貌歸言已欲去也心養言治人之行在自養其心爾徒但也倫與物忘物我雙遣也涬溟自然之氣莫然無知意云云衆多也鴻蒙言汝欲治人無求治於人在自養

其心而已但以無爲養其心而物將自化矣凡人以形骸用事則人我即生以聰明御物則情智漸起此則已之胷中不勝其柴梗豈能上與元氣游而下與羣生和哉故必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忘形忘心而使物我俱遣大同乎涬溟自然之氣游滌其塵凡有爲之心人之精魂常熒熒欲動不肯暫休之物也魂既莫然神益清淨神既清淨則無所不清淨故萬物爲之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歸根復命而不自知矣所謂不知者非曰知之而付於不知也知知之而付於不知此於大道未融情想未盡

相去有天地間隔矣必渾渾沌沌不間其名不闚其情一聽之自然而無所繫於懷然後與萬物交樂於天交食於地各得其所而自遂其生生之理也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其喪人之

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惡烏路反喪息浪反）

世人莫不喜同而惡異蓋以出衆爲心也而不知其不能出衆也有所聞於此而不能自信必因衆皆是之而後自信然則其才之出於衆人下明矣才出人下而欲謀人之國此徒見前人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試者也倖不可儌

其喪人國也決矣存人國不能萬一而喪人國也萬有餘矣譬孤注然僥倖於一擲一擲不勝而萬瓦解矣悲夫有國者之愚也國非小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常物治必非物者乃可以治之也苟明乎非物治物之說豈獨可以治天下雖出入六合遨遊九州獨往獨來逍遙乎絕人羣而遊太虛可也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嚮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嚮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

向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

覩無者天地之友焉處上聲挈苦結反撓而小反惡音烏

大人之教百姓不以我教之而以百姓之感教之猶影響之隨形聲然百姓猶形聲也大人猶影響也有問然後應之使物各得盡其所懷而我不先焉是百姓為主而我為配也靜則處乎無響動則行乎無方提挈萬物而復歸其撓撓自動之性以遨遊於無端之塗生死於無旁之門與日俱新無始無末如此而已未嘗以我為主而强人之從亦未嘗於百姓本然之外有一毫之增加也故須讚

其形似則與大道合同而不見其有已已尚無有

豈復有羣有哉故觀有者齊之君子行仁義禮樂

而不離一切有爲之事非至人也觀無者天地之

友乘道德之正而逍遙於無爲之業至人也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

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

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

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

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

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

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累上声

非情多端故曰匿義遠於道故曰遠仁近於道故曰親積厚也中順也易變化也天雖無爲然不爲亦非天也累薄也薄於義而不積當作積於義而

不薄此十條者皆言無無爲亦無無爲之事而獨言物莫足爲而不可不爲者蓋莊子論無無爲詳矣又恐人違萬物以求無爲而失無爲之宗故言物不可不爲而爲物者在於無爲無爲者天也德也道也不明於此則物皆不足爲明於此則物皆不可不爲不明於此則人道也明於此則天道也天道者君道也人道者臣道也天道與人道相去遠君道與臣道相去亦遠而不可混爲一也君天下者不務以天自居而下爲有司之事故天下之所以亂也

[illegible]卷之四

莊子通卷第五　　沈一貫註

天地第十二　外篇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化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

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治去聲下同治人平聲分音憤

此莊子之粹言也天地之化均無二化也萬物之治一無二治也人卒之主君無二君也故知君道者原於德而成於天無爲可也凡天下之業何者不出於道以道觀名而君道正以道觀分而臣義明以道觀技而官工治以道汎觀而物理備故通於天地而與之均其化者混然大同之德也行於萬物而使之各適於治者順然汎應之道也居上治下者如禮樂刑政皆事也能有所藝局於一而

不相通者有司百工之技也幷衆技而爲事幷衆
事而爲義幷衆義而爲德德混成而爲道道混成
而爲天故古之君天下者以天自處無欲無爲而
淵靜通於一而萬事畢矣通無所通得無所得則
鬼神猶從之而况於人乎彼有爲者下侵有司之
事亂天下者也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
以不刳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
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
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

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行下孟反

樂音洛分音憤王去聲處上聲

刳心者刳其有心之累而去之也韜包容也不拘一世之利爲己私分以天下之利利天下而不視之爲己私也顯則明者不顯則默而止也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

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夫音扶此類不能盡音王去聲下同知音智

夫道淵乎靜漻乎清故能應萬事而不礙彼金石

不寂無以應感聲由考起不考不鳴道惟無所在故能無應而無不在也萬物孰能拘之夫盛德之人任素而往非好與事通也惟本原既立大定而大慧自生故廣大圓通無不周遍也非其心之出也物採於外而不得不出也其出者暫而非常也故形非道則塊然一形無何死矣安能生生非德則蠢然一物耳何以稱萬物之最靈至人存其形生而與天地俱窮立德明道而與神明不測非甚盛德曷能與於此蕩蕩乎無心翕應忽然勃然而萬物莫之敢違此之謂至德之人至幽而[illegible]神至

冥而至靈耶漠之中真其知烱然故深之又深愈深而逝從此出神也又神愈神而精從此生故至無而不竭萬物求來時出而直要萬物之歸隨其大小長短脩遠無所不可皆一虛無寂靜之所爲也

黄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知音智索所白反喫苦擊反詬音構

此寄言得真出於無心也黄帝居中建極玄珠至寶本其自有遊於赤水之北水火交爭其失宜矣

登平崐崘從高望遠向明而破其迷方逕照而索其遺珎顧至眞絕想非可以心求也至眞離色非可以目取也至眞離言非可以辨索也故知與離朱喫詬皆非所使使象罔乃得之離心離色離言而後通其妙也此廣成鴻蒙之旨也二氏亦曰視不見我聽不得聞離種種邊名爲妙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世豈知衣下玄珠故在汝邊哉又曰千百文殊不能出女人定惟罔明菩薩能出女人定有友人戲拮余僕曰此得道乎余曰此有道者非得道也友曰有道

與得道異乎余曰堯之時比屋可封豈人人得道乎亦有道爾今夫赤子嬰孩愚人百姓誰非有道者而未可謂之得道也友曰何象罔之得珠耶余曰象罔定當得珠當首使象罔何使三子不效而後使也既象罔得珠直宜嘉之耳何稱異哉駭之也亦謂非所宜得而得也友曰象罔既得矣而子猶謂其非所宜得而得不亦異乎余曰固欲言之無三子索於前象罔何由得夫道不可以有心求亦不可以無心得恃三子非也恃象罔亦非也徒恃象罔則赤子嬰孩愚人百姓皆得道人也無

爲貴聖矣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從有知而歸於無知非有知非非有知而後可以得道嬰兒者聖人之所歸也非與其爲嬰兒而已也故聖人使象罔在使三子後也一象罔可以得珠何爲使三子哉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

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絯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被音披圾岌同數音朔尊知音智絯音該

配天欲讓爲帝也圾危也帝天下者冕旒蔽目黈纊塞耳而齧鈌之爲人也聰敏過人其迹彰矣而又乃用智以求復其自然夫過生於知而又役知以禁之其過彌甚若與之配天彼且將任知而失

眞、且將本視其身而異其視萬物、且將尊用賢知而火速馳騖以亂人心、且將不能制事而反爲事所役不能通物而反爲事所礙既爲緒使與物絃矣於是不勝其累、且將四面瞻顧而逐物接應、且將一一而求其所應之宜既物應而衆宜矣、且將逐物而去無以自主而失其常然之心、若是者何足以配天乎、雖然生人之類有族有祖同居謂之族所自出者謂之祖、族有衆父、祖則衆父父也、公侯官長猶衆父也、帝天下者猶衆父父也、齧缺之所探臣道也、非君道也、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

爻爻以之爲君一時亦可僞治而終不免於亂是治亂之倡也將澆淳散樸使後世受聖知之弊北面者嬰其禍南面者被其賊矣胡可以君天下乎北面之禍南面之賊者桀紂賴聖知以殺賢臣故聖知北面之禍也田恒資仁義以殺齊君故仁義南面之賊也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

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文公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華去声又平声女音女已音凉役音鬼閒音閑

多男子而授之職物各得所而志定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藏富於人何事之有聖人之居如鶉鶉野居而無常處鷇人之食如鳥子仰母而飲食

心聖人之行如飛鳥行空而無定踪世治則與物皆享世亂則混俗韜光厭世則乘化歸盡其氣之所之歸於天帝之鄉何辱之有至言至言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顧闔本作盍俋音

撰

閭。蓋同落廢也。俋俋耕貌。史稱禹見罪人而泣之。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夫世雖屢降。俗雖喬變。而禹繼治世之後。未聞失德。百姓未應便薄至此。蓋聖人求治之切。防亂之深。故有是言也。莊子此語。意者本於是而托之子托之口耶。郭子玄曰。夫禹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間也。特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啓。夫至公者。付天下於百姓。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是以受非

毀於廉士而名列於三王也莊子因斯以爲將起於堯而釁成於禹將以絕聖而反一遺智而寧極爾夫莊子之言不可以一途詰或以黃帝之迹秃堯舜之脛豈獨貴堯而賤禹哉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絕聖棄智之意焉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

順彖音諱

太上初始之時獨有無爾既無矣安得有名雖無之名亦無有也至於無無不能不化而有始謂之一方是時亦有一而已耿然渾淪之氣而已而未有形之可指也一寓於物而物得之以爲生斯謂之德方其未形之時將有分授而向在於分未分之間也謂之命如君之命臣正在授受之際也陰陽之氣靜不能生物必動而後生動亦不能生物必動者稍留而後能生留動而生物物成而各具其有生之條理斯謂之形形體成矣神明與之俱而

各有彛則者謂之性至人循性而脩以反其德脩德之至則同於泰初矣同乃虛虛乃大而德與萬物通雖與喙鳴之類亦皆脗合與喙鳴之類脗合則與天地無不合而其所謂合者非以此配彼之謂也其合緡緡不知我之爲天地而天地之爲我混無痕迹若愚若昏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此故謂之玄德而同乎大順也此莊子粹語善形容性命天人之際矣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㝢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

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放音倣縣寓音玄字易 去声猨猴同狙音疽）

有人於此治道若相倣效秩然有條較然畫一使可不可然不然毫無假借彼為堅白之論者本難致詰而我以辨離之分明易見若高天之去地也若是則是非不惑而人心可正可謂聖人之治乎

老子曰是猶胥徒之治事以雕且並伎人之類皆
以藝見役狗以善獵係頸而成愁思猨狙以見巧
被縶而出山林此有心之過也何以治人乎若
以未聞未知之道凡天下之物有首有趾而無心
無耳者衆如山河草木之類多於飛遊蠕動之類
可見有心者不久而無心者久也此猶不足言也
若夫有形之物與無形無狀而皆不亡若必無矣
何以夫天下惟虛空不毀而有形者皆有毀也由此
觀之不獨心當無雖形亦當無無心之至至於無
形而後可長久也所謂無形無狀者何物動極而

止生極而死起極而廢是亦無形無狀矣而不足謂之無形無狀蓋止特動之對死特生之對廢特起之對安有相爲對待者而近可謂之無哉故曰此又非吾之所謂也天下之治存乎人之自治耳而苟不忘所以治之之心則爲有已有已者不能治人必忘乎物忘乎天然後謂之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然後可以當無形無狀之稱而天下治矣天下不可以有治也

將閭葂見季徹曰魯君謂葂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

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观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將閭葂覤覤然自曰葂也汒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故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葂音免中去声失音故不音升處上声見去声見許逆反見向汒芒同溟涬音茗悻

至人之治不大聲色示好惡使人折而從我之所欲爲也若是則猶自處於高臺之上而使人競起之舉投跡焉非不可以快一時之心而咈百姓以從已之欲違道以干百姓之譽非治以人而治以我於是天下棄其性而鶩於僞矣故大聖之治不過披拂長養如春風之於百草使之各去其非而各成其性若彼自然而不知斯人也豈肯多謝堯舜而甘爲之後哉我欲德而德已在矣溟涬甚眞之謂也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

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
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
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卬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
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槔爲圃
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
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
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
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閒
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
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

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

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

畦音兮　隧音遂　搰音骨　械户戒反　卬仰同　挈愜結反

數音朔　泆音逸　槔音臯　䐡武版反

水南曰陰種蔬曰圃埒中曰畦隧地道也搰搰用力貌械機器機關也數疾也䐡然羞貌於于夸誕之謂盖掩也乏之闕也

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

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敺走候反項苛

旭復扶又反夫人背符沚音芒譽平声謷音敖渾昏上声沌豚上声治平声

卑陬慙貌項項自失貌天下一人謂孔子汒乎淳備哉謂芒昧深遠不可測量而其操行淳和道德圓備也又謂其獨任心志不受非譽而稱之全德之人自痛其學於孔子爲風波之民子貢之稱大人過其實矣蓋獨任心志不受非譽亦宋榮子之徒猶未足爲全德子貢之迷没於此人猶列子之心醉於季咸也此人非真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聖人無心以百姓之心爲心聖人無用以時之所用爲用斯乃真純備也真渾沌也斯人欲脩純備而

背今向古羞爲世事從識脩古抱灌之樸而不知因時任物之妙故知其爲假脩也眞脩者豈以外內爲異而偏有所治哉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固當江海蒼生林藪萬物雖游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明其必不驚也且渾沌之術在彼爲彼在此爲此妙絕知慮孰識之哉所識者常識其迹爾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

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句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爲安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撓而小反 怊音超 樂音洛

大壑海也五行之内惟民橫目故謂橫目之民諄芒論聖治前三言頗近世法後二言入道矣德者神人之迹也故曰容神人則所以迹也上品神人乘理照物雖復明如日月即照而亡隳體黜聰心形俱遣故曰與形滅亡無我而任物空虛而無懷非闇色也故曰昭曠窮性命之致盡生化之情故寄身天地無不逍遥物我虛幻萬壽銷亡矣夫忘照而照照與三景齊明忘生而生生將二儀並樂故能觀萬物之還原睹四時之復命是以渾沌無分而冥同一道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耶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與平聲瘍音羊禿吐木反髢音替操七刀反燋音焦當去聲

赤張滿稽謂武王之征伐不逮有虞之盛而自傷見此事罹此患也門無鬼以為雖有虞之時非盛矣故反詰曰天下本自均治而舜偶治之耶抑天下亂而舜治之耶滿稽悟無鬼之言于是荅曰天下人心本自願治爾豈計舜能治我而君之哉舜之有治譬有瘍而後有藥有禿而後有髢有病而後有醫爾故孝子進藥於父其色方焦然憂也豈願是哉聖人之恥言治天下亦此類也然則揖讓征伐均之衰世事也天下罹此患也久矣豈特今日哉標枝出物之上而不自以為高也野鹿放而

自得也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蠢蠢然自動以相役而不謝其功也至德之世如此故民無可名之迹史無可紀之事後世莫之知而稱治則以有虞為首爾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耶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

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荂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

得耶知其不可得也而强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厲之人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諛音俞折音哲蕚華同嗑音合缶鍾應作垂踵强其丈反比音婢厲音賴

凡臣子鮮不諂其君父者故世俗以違拂爲盛德以將順爲不肖吾未知世俗之論必然否也夫君父尚不可將順而流俗可將順乎乃以俗之是非爲是非俗之善惡爲善惡豈流俗之尊嚴乃過於君父耶執我而數之曰汝導汝諛則怫然怒而不自知其終身合譬類飾言辭聚徒黨爲道諛流俗

之事也可謂終始本末衡決而不對理矣何也凡其衣裳采色容貌皆與人同無敢爲異也凡此是非舍惡皆與衆人同而無敢爲異也是我亦一衆人也而猶自謂賢於衆可不謂愚乎知其愚猶非大愚也終其身不復覺悟者大愚也三人行而一人惑雖在迷方猶可反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今舉天下而道諛人惑矣子雖求爲之指南不可得矣悲夫鈞天廣樂非委巷之耳所能知若折楊皇華俚野之音聞者皆嗑然笑何者流俗所知者流俗之言而高言非流俗之所知也俗言

當塗持高言者固宜批頰退矣猶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不得矣而況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耶不可得則彼惑知其不可得而强之則我又惑豈若釋而不推之爲無憂乎厲之人夜半生子亟取火而照之惟恐其似已也夫厲猶知所祈嚮胡今天下之皆惑而不反也折楊皇華蓋古俗中小曲也二垂踵即上文二人惑之意言舉足不定也引厲事作歇後語或有脫文厲惡疾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

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斷音段惾子公反中音衆滑音骨離音利跂音企鷸音聿柵音策重平聲纆音墨繳音灼

睆音緩

五臭羶薰香鯹腐惾塞也中顙中傷顙顙額也五味

酸辛甘苦鹹也厲病爽失趣取滑亂離跂用力貌

皮弁皮冠鷸鳥似鶩取其羽飾冠故謂鷸冠搢插

紳大帶脩長裾柵雜也纆繳繩也睆睆視貌

天道第十三　外篇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

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碑音闞鐃音撓中去聲

莊子貴無爲乃稱運而無所積者何哉天時人事日夜相代於吾前而不知其所萌至變化也吾不能與之俱化而有所凝滯去道遠矣盖無爲非無運之謂也運而不積所謂無爲也天一日一周而照之以日月潤之以雨露鼓動陶鑄無滯積故萬物成王者象天法地撫運應時亦運而不積故天下歸聖人因時變化與世推移亦運而不積故

海內服明於天地帝王聖人之德而其自爲也無
不昧然靜矣聖人之靜非以靜爲善而務之也凡
惡動之心猶動也求靜之心非靜也以靜爲善而
靜則靜從外入而豈吾性無物之本體乎性本無
物由感而後有物感雖有物而無一足以鐃聖人
之心已去無迹未來無朕見在不停此三心惟一
心一心惟一靜也而以何者動聖人乎是故靜也
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是以天地萬
物無乎不坐照矣六通四辟無所不聞通之義
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

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
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
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
淡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
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
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
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
天下一矣靜而神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
莫能與之爭美 處上聲鄉去聲素王如字舊作去聲 閒音閑
虛則實實者倫言惟虛故能應物而物各得其倫

類無失所也夫虛靜無爲而任職者不敢不盡其職此治天下之要術也百職有常如耳聽目視手持足行分定已久各舉其職自無廢曠所以有廢者則由上之人擾之以多事於是有司望風順指或救過不暇而不遑盡心於所事也上無以撓之則下誰敢不舉其職乎故堯舜雖日勞萬幾而惟以知人安民爲急未嘗一侵人之官無爲而自治者以此此歷舉虛靜恬淡寂寞無爲之旨以明無爲之爲大本大宗也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

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而和者謂之人樂與天而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韰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物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夫音扶樂音洛下同韰音齎王去聲下同畜音旭

知此德者上可以得大本大宗而與天和下可以均調天下而與人和也韲碎也生也天行則非人之所謂生死也物化則非人之所謂死靜即陰動即陽則非人之所謂動靜故至人之一身皆天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

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知音智長丁丈反

推誠任物故下莫敢不盡其力執樞秉鑑故上未嘗不舉其綱恬惔無欲故吾之所需易供而臣民之事易辦兼覆並載故天地之和並應而四海之外歸心不俟智數之飛鉗簿責之紛擾而均衡和御太上之極治也彼管韓以下莫不藉口無爲而

身無慮靜恬惔之德以上供多欲之君而下御不靜之人無其質矣安所稱無爲哉故管韓者徒以無爲而益其詐諼之説者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

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
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
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
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
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
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
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
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
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
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

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辯音關比音婢一音彼分字去聲肖

音胥　愚知音智下知謀同　處上聲　治物平聲下所治治人同

此以上皆莊子粹語。分守者，職分典守，有司之業也。形名者，形實名稱，綜核之事也。因任者，因其素分任其當然也。原省者，原亮其情，省宥其罪也。以天治民者，此皇王之上道也，無為之至德也。時非無仁義，渾然無仁義之名也。降此而下，尚以原亮為心，不事操切。至於賞罰，而操切已甚，甚而如申商之牛馬使民極矣。故皇王之世非無賞罰，而不用賞罰，時一用之而亦不見其迹，所以為至治。末世之治，但知賞罰，不復知仁義以上為何物矣。故

書曰有形有名有之爲言非所急之辭也驟而語

刑名賞罰此閭巷小人最下之智鬬刀錐之利者

所謂不可以爲天下主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敖音傲施音試王去聲

天德而出寧謂化育無方與天合德迹雖顯著而
心恒寧寂故如日照月行春生秋殺晝明夜晦雲
行雨施既無心於偏黨豈有情於養育自然而已
矣堯曰如子之言吾膠膠擾擾多事矣子之盛德
遂合於天吾之用心特下符人事而已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
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
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
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
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

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徼藏去聲繙音盤説音稅太音太謾音慢意音噫下同幾音祈夫兼音扶偈居謁反揭音傑

西藏書於周室將已所脩之書欲藏於周之府藏

以示後王爲治術也徵藏史守典籍之官因而藏書也不許謂其爲已陳無用之芻狗也十二經六經六緯也繙以說數演以明其道也中其說不待其畢辭而中止之也大謾嫌其繁也物愷願物安樂也後言猶末說也牧養也固有已然也放德而行循道而趨無心自然之謂也偈偈勵力貌揭儋負也求尋也亡子逃人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

精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爲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爲竊見音現下同研音[illegible]知音智下同鴈行音杭[illegible][illegible]

闞許覽反竟境同

三十五里爲一舍又師一宿爲舍舒與爾同胝也

士成綺見老子鼠穴中有蔬殘棄而於妹則不收

生熟之物狼藉於前而聚歛供給浩無崖止蓋至

人格量寬宏故其充足之外不復槩懷而於來者

受之不立界畔士成綺不識也卻退也又言昨日

初來妄生譏刺今時思省又覺已非引過責躬深

懷慙悚不知此何故也巧知神聖之名常人之所

希跂而至人以爲桎梏老子言汝責我以聖人之

事而不知我於巧知神聖之域久自信爲脫過矣

汝喚我作牛我卽從汝喚作牛喚我作馬我卽從

汝喚作馬且有牛馬之實與之名而不受則再受其殃不必真有其實但人加之以名卽是實與之名旣一殃矣苟爲不受則必復之是再殃也天下豈有不受而不再復者乎至人亦非爲避殃計而受之也聊爲綺言耳故又曰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服者行習之意鴈行避影者側身逐老子後而不敢直躡其迹也老子曰學道之人當抱樸如愚而後可爾氣象巖巖高立崖岸爾月光馳動睢盱顧盼爾顙額高亢顯露華飾爾口語不檢夸張虓豁爾狀貌驕豪踶跂爲義有如繫馬而止貌

爲恭敬而志方奔馳不休也躁動而矜持不能任適而行也攀緣之心遇境輒發如弩機之迅速也不能虛遣明察而審辨勞心於是非之域也矜智任巧鑿其渾沌而多於其本性使人得以矚目也凡此十事皆虛詐之行而非眞實之德若邊境之上有是人巡徼吏必以爲盜而縶之矣是故盛德容貌若愚去汝矜智乃可爾

老子曰夫道於其大而不終於其小而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

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眞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棅音柄

奮棅爭鶩權勢也

世之所貴乎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

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而世豈識之哉（爲去聲）
形色名聲不足以得聖人之情故聖人之情不盡
在於書也世豈識之哉雖然即形色名聲足以得
聖人之情於我何益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
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
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
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
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

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扁符殄反斲陟角反椎音鎚上上聲糟音遭魄普各反

輪車工扁名酒滓曰糟漬糟曰粕甘緩也苦急也數術也大匠不能誨人以巧古人不能告人以意善學大匠者由規矩而自悟其巧善學古人者由詩書而自神其意若執紙上之虛言則已溺之糟粕湯無少味徒自勞其神明而已

天運第十四　外篇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觀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祒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處上聲上上聲彷徨音旁皇祒音招語去聲

四方上下爲六極金木水火土爲五常九洛之事

未詳舊云九州聚落之事恐未然或指上古帝皇之紀也夫事物之近其故尚不可知而況六合之外乎不得已則謂之自然爾而自然豈復有知之者哉帝王之治亦明其自然非有為也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

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易音異并音丙

至仁猶天地而孝猶方隅也孝者仁中一節之名也無親非溥惡之謂也無不親則無親無不孝則無孝有親有孝之名而仁之名分矣從殘忍悖逆

仰而視之、則孝爲高爲過、從道德混成俯而視之、則爲卑爲不及、吾之言非高視孝之言、乃卑視孝之言也、冥山非卑、從郢而望冥去之遠則卑之矣、孝非小、從仁而論之去之遠則小之矣、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敬孝未離於迹而愛孝心也以愛孝易而忘親難、愛孝猶有心而忘則無心也忘親易使親忘我難、無心之極親亦忘吾之孝而無孝名也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求言孝思孝思維則也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瞽瞍底豫而天下之

爲父子者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至此則孝不足以言之矣豈復太息而稱仁孝之美哉故一節之行皆不足多務德尊道而百行皆出於其中矣至貴則國爵屏棄矣至富則國財屏棄矣至願則名譽屏棄矣是以道不渝也今道之所以爲天下裂者豈不以人務一節之行哉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

北門成初聞至樂懼然驚悚已而再聞則想悟音

肯懼心退息矣最後聞之知至樂與二儀合德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分別心有同暗惑物我俱喪乃不自得也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徵本作徵今依疏 蟄沉執反 僨方問反

汝殆其然詩其所解能近於自然也奏應也徵驗

也禮義五德也太清天道也倫理也經常也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吾非能以意作之也吾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建之以自然春夏秋冬更迭而起根着蠖動循序而生一盛一衰文武各有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自爲調和和氣廣布元聲四流仲春之月蟄蟲始作吾因其自然之理而驚之以雷霆之音尋之無端運轉無極第見一死一生一僨一起以變化爲常而反復於無窮是無窮之一旨豈可以聲色求哉子初聞之安得不竦然懼乎世本太清之下有夫至樂者先應之以

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三十五字非莊子本文乃疏語也今削去徽本作徵誤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

充塞虛空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阬音鏗郤音隙知音智委蛇音倭移

及第二奏之將吾又用天之道與陰陽合其序與日月齊其明順羣生之脩短任萬物之柔剛齊變化之一理豈守故而執常道無不在所在皆無乃谷乃阬悉皆盈滿而吾初無成心因物而付其聲揮動而寬綽其名高大而光明是故萬靈不離其所三光不愆其度天人幽顯各不相撓吾常建於太極之中而運乎無極之外化以不化化為體不化以化為用故至樂者真道也道非心識何謀慮之能知道非聲色何瞻望之能見道非形質何追逐

之能及汝儻然立於四達之道而不知所從冥然倚於琴瑟槁梧之上而自弘自吟目之所見有涯極而稱窮力之馳騁有分量而稱屋自謂終不可逮矣形充與空虛等無蹟體黜聰離形去智獨有委蛇任運而已汝以委蛇故而悚懼之情安得不怠息也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生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

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林樂音洛說音悅焱音標苞音包

此第三奏也再聞至樂任情逶迤悚懼之心於焉怠息雖已賢於初聞猶未盡也故奏無怠之聲斯則以無遣怠也凡命之所爲莫非自然吾此咸池之樂則調造化之心和自然之命故混然無繫隨

化而生若風動叢枝百卉具暢而不知其所以形布揮四時各得其所而非由於牽曳寂寥幽昏雖聲而未嘗有聲動於無方而居於窈冥雖千變萬化而居寧極之鄉故春生冬死秋實夏榮雲行雨散水流風從日新其變不可執恒至樂之道豈主常聲也世疑之則考於聖人聖人者無他通有物之情順自然之命故謂之聖也廢心而任形置天機於不用而惟百體之所爲此之謂天樂妙絶忘言而心靈自悅也汝欲聽而無可聽分别情斷矣安得而不惑哉夫樂也者始於悚聽悚聽則鬼趣

爾次之以怠怠故遁情意稍悟形迹稍滅矣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忘言忘慮絕思絕絕維而後與道有一分相應必都絕分別而後與無無聲無臭者幾矣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

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耶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耶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行下孟反盛音成齊側皆反復扶又反數音朔眯音米推吐回反與音餘蘄音祈

芻狗結草為狗以解除也衍笥也尸祝巫師也將送也蘇取草者眯魘也言廢棄之物於時無用

之更致他妖也孔子適宋與弟子講禮大樹之下桓魋欲殺之孔子去魋惡其嘗坐而伐其樹焉嘗遊衛衛人疾之剗削其迹應楚昭王之聘過陳蔡之間陳蔡大夫懼孔子用而強楚發兵圍之七日不火食傳轉也

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

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夫子其窮哉桔槔音結皐治去聲柤側加反樝音又猨音猿狙音疽衣去聲齕音紇挽音晚去上聲慊音怯矉音頻捧敷勇反挈苦結反

桔槔挈水具也牽之則俛不牽則仰虛已以游者亦宜然也此章凡六喻芻狗喻先王之教也舟車異用喻周魯異宜也桔槔喻游世之道也柤梨橘

袖皆可口嗛禮義法度應時而變也猨狙不可衣
嗛後世不可用周公之禮也西施之嚬不可學嗛
先王之美處不在迹也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
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
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
數五年而未得也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
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
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
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

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惡音烏

中心無主則無受道之質而道不止外事無正則無行道之具而道不行故由中出而不受於外則正不行矣卽聖人不敢輕而出雖欲而道設教無由也由外入而無質於中則主不立矣卽聖人不能強而入雖欲假學成性無由也道之所以不足聞者以是哉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

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蘧音渠覯音搆虛墟同易音異操七刀反舍上聲湮音因

聲名人所同欲天下公共之物也不可以一人多

取多取必有物敗之矣仁義先王之蘧廬所以道人爲善之路也止可一宿而不可久居必招招乎揭仁義以示人則僞生而責多矣古之至人第從仁義中假借塗路寄托宿止暫時游寓而不久居由此而游於逍遥無爲之墟食於苟簡易養之田立於脩身養性不爲物役之圃古者謂之採眞之遊人情好富則不能讓禄好顯則不能讓名好夸則不能讓權當其時而操此三者則憂責方重而稱副實難爲之晝夜危慄若無以樂此有者非其時而舍此三者又以爲天下之困窮憂辱不去

我悲哀滯溺若無所容於世者寔須無知不見道之一斑而惟匍匐於名利於內不免陰陽之患於外不免人道之患兩患交及必無一幸非天之戮民而何且夫遊於顯融之途則必任恩任怨有奪一有予諫上教下生善殺惡此八者所以正人之具不得不用者也然而用之者又不免及身之災豈易事哉惟有道君子喜怒不關於心死生不繫於己與化俱徙不膠於物斯則我大而物小為能用之爾故曰正者正也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也若其心不然則天門閉塞必冥行徑趨而入於罟

擭陷阱之中矣故曰外無正而不行也桓溫嘗數曰貧賤日思富貴富貴又履危機此非所謂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者耶比有貴人以命訊日者日者曰不祥幸矣猶未出於大不祥貴人曰云何曰徒不利於官爾可無死貴人蹷然曰是所謂大不祥也如天之福當出於死爾烏可以無官日者蹷曰何公之心覆也貴人曰汝則覆爾我罷官則必死是兩不祥也死獨一不祥爾一不祥孰與兩不祥悲夫人之愛一官也如是哉已則覆而謂日者覆果誰覆乎哉昔賀季真以八十投老君臣動色以

爲賢達由是觀之宜當脩之詎爲賢達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揔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糠音康虻音盲

噆子合反音匝憯慘同七感反憤扶粉反放夫聲黔音齡觀去聲呴音煦沫音未

通昔通夕也放風而動如風之自動也染緇曰黔

夫鵠白烏黑稟之自然豈待於浴黔哉故黑白之質不足爲烏鵠論仁義之名不足爲君子大呴濡之潤不足爲魚活縱之於江湖則魚適矣相忘於道德則君子大矣奚以仁義爲哉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

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

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蠆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蹵蹵然立不安嘖音贅見音覡殺音曬種音家語去聲知音智墮音灰施去聲憯慘同蠆音例蠆勑邁反鮮見舊云明貌

何規何以進戒也噴合也聲見老聃因孔子爲先容也年運而往自謙老悖也黃帝之時民心淳一

民有親死不哭而人無議之者時無不孝之人哀至則哭不哭不爲不孝不非不哭亦不爲失譏若後世有不哭之譏故不至哀而强哭哭以爲人非爲親耳故黃帝之時不哭不非皆淳一之民也堯之時民心尚親旣尚親則不可與疎者無倫而降殺之服起焉分別旣與而人不非者以親親爲俗故也舜之時使民心競毋孕十月而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去胚胎纔十五月耳而巳有誰何分別之聲盡親教而速成故也速而成者亦速而死則人始有夭者矣禹之時使民心變於是乎人各有

心而兵革興兵革旣興而順逆分殺人非盛德事也而不能無殺於是有殺盜不爲殺之律明別是非分析疑似不能大齊於物而眞淳之樸日漓畛畦之辯日嚴人自爲類以爲天下耳非昔天一覆之天下也是以民心日駭而儒墨並起其作始尚有倫類物我猶同其末流至不相容雖鄰不覿徒黨之分門戶猶婦女之有室家耳澆浪之風尚可言乎由是觀之則三皇之智所以鑿渾沌之竅而啓天下無窮之禍者也名爲治之實亂之耳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王

欲同之於五帝乃老子通毀五帝以及於三王矣

其所爲談矣故蹩蹩然立不安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生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

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奸音干夫音扶篇末同說音稅治去声鶂音逆復扶又反傅音附沫音末要音腰

孰古熟字奸干同鶂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鵲居巢內交尾而表陰陽魚在水中傅沫而爲牝牡蜂取桑蟲祝爲已子是知物性不同各稟大道咸率自然烏可極也人性亦然有弟則兄之愛不得不減失愛則兄

悲不得不啼亦理自然不可勉強自然者化也久
矣丘之不與化俱也已不與化俱而安能化人必
以六經說非化矣

刻意第十五　外篇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
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
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
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
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
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

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行下孟反離去聲論去聲好去聲下同治去聲朝音潮閒音閑呴音吁

刻削志意高尚其行爲高論以非世者鮑焦介推陳仲子爰旌目之流是也韓子曰山峻則不高水激則不深行礦者德不厚志與天地侔者其爲人不祥鮑焦之爲人可謂不祥矣若仁義忠信恭儉

推讓為脩者若子夏之居西河孟子之居鄒荀卿之居蘭陵是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者如管仲晏子樂毅吳起申不害之流是也就藪澤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者如巢父許由之類是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者如彭祖壽烏公白石生陵陽子明之類是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莊子自謂也

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

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燿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惔澹並音淡易音异與去上聲覺音教罷音疲

休止也知止則平易平易則恬惔矣恬惔則神不虧矣故聖人之道純任自然而已天地無心心者

萬物而無心聖人無情情順萬事而無情寂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其生其死其動其靜一以天自處而已我不爲事事至而自應我不爲物物來而自爲去知與事循天之理故天人咸宜神鬼盡服生死悉可夢覺皆適也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

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樂音洛惡烏路反

悲樂喜怒哀惡豈不出於性哉而更爲性累手足

耳目口鼻豈不出於形哉而更爲形累妻孥子孫僕妾豈不出於我哉而更爲我累性之則無不爲吾用情之則無不爲吾累所貴爲天下君者爲能役天下而不爲天下役也所貴乎能役天下者爲能清淨虛無恬惔寂漠而不爲事以擾天下也不能虛無恬惔而能役天下未之有也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

夫勞精竭形猶之撓源竭流其不可必矣然既曰

不動不雜之可已而又曰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是尚不可以無動乎此固學者之所當知也天一日一周而未嘗須臾停也海一潮一汐而未嘗須臾停也靜安在哉惟人亦然一寤一寐而未嘗停也開眼見明無非動也擁衾卧矣而魂猶營營以爲夢也靜安在哉將爲木爲石閉門而靜已乎君是則無爲貴人矣故水之清不在於流不流人之靜不在於動不動流水而濁黄河是也而天下之流而清者多河雖濁而不臭亦清之類也止水而清者鮮矣即有清焉恃源而往者也斯亦流之類

也人之生日夜相代乎前而不知其所萌因任而我無情夫然後謂之靜厭動求靜安得謂之靜乎故水之清當於流處求之人之靜當於動處求之而棄紛屏寂以求靜何靜之能得是學者之急務也

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

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 蟠音盤

精神四達並流而不極至哉是言天地之所以不毀者以是而況於人乎純素之道唯神是守約哉是言天地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故曰天得一地得一以寧體道君子當三復於是言按莊子此篇與學庸全無異蓋由中和正傳而得之者獨其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五句微不同此道家所以有世奚足爲之

論學者諦審焉